

集部

中菴集卷十八

元　劉敏中　撰

碑五

勅賜保定郭氏先塋碑銘

聖天子撫文明至隆之治旌德顯能康錫封爵集賢大學士郭貫光恩三代賜碑其塋詔臣某撰文臣劉賡書臣貫就篆額臣謹按國子助教于欽事狀郭氏世為保定清苑人高祖而上譜逸莫詳曾大父諱翼有氣尚義

以力穡爲鉅族贈通奉大夫司農少卿護軍追封趙郡
公金季天兵南下在所震裂寇盜横潰公密爲窟室庇
親黨間出以金帛易食竟遇害配王氏追封趙郡夫人
大父諱實累贈集賢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趙郡
公爲人剛介嘗墮兵難逃歸依蔡國武康公於滿城從
徙保定官至管人匠總管以卒戊辰七月十二日葬于
清苑小激里之北原祔樊氏梁氏並追封趙郡夫人二
子父其長也諱希泰次希奭質直不仕一女適少府監

局使劉振父字仲偉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趙國公夙穎悟嶷嶷不凡受學於靜直處士郝先生之門經史百家靡不洞貫與處士子國信使贈大司徒昭文館大學士潞國文忠公陵川先生伯常諸友輩結文會日相從講習以為樂視俗塵邈如也中統初元陵川貴力薦之除大都行用庫使尋以病歸至元十三年丙子復起為淮東清河軍儲倉使改杭州平準行用庫提領庚辰二月三日以疾終於杭春秋五十有八

貫迎喪歸是歲六月吉日葬於先塋兆次公生十有六年而孤輙能以起家自任養母盡孝遇弟盡愛嘗營樓居或謂君有弟樓可二楹異日易分也公謝曰兄弟天倫兄有即弟有也弟有亦然奚謂分苟如予言已則私矣天倫可容私乎或者慚焉愛其子貫敎之學購書擇師恒若不及訓之曰士之生世當爲有用之儒無讀無益之書當使人求已無已求人其所以期焉者遠矣至其洽賓友赴急難樂施予殆嗜欲然保直四達之衝人

物所集屬河南平衣冠北渡多寓焉公無不欵曲延接或資以僕馬若監察御史岳夔舜洛狀元王鶚百一遺山先生元好問裕之諸名公尤其密者也故陵川為作樓記有曰許與結納皆天下豪右魏青崖為其子作字說有曰仲偉尚氣好賢交游半天下蓋實録云中統前青冠瓊馳書幣招陵川陵川謀於公公曰世所重名與利耳若利先生學術道德傾一世奚利為若名名在朝廷山東奚取也陵川遂辭之歲未幾瓊叛其遠識如此

公雅無宦情中年好善彌篤以明德命其齋嘗赴調而南也則曰吾聞江淮文物縟盛多異人奇書吾將觀焉在杭有詩云明年咫尺歸期近便買扁舟飽載書後没囊篋枵然所遺惟圖書數萬卷觀此其平生可知已夫人何氏淑懿勤儉婦道母儀中表矜式以元貞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有二如祔禮葬焉累贈趙國夫人子男二長即貫也次中女二長適劉其次幼亡孫男四文鸐文禹文蔿文𪉉曾孫男一貫字安道博學能

文善篆隸累官由叅知政事進左丞登集賢階榮祿大夫上眷益重才猷德範歆仰一時嗚呼趙國之所以特立亢宗集賢之所以廸訓顯親夫豈偶然邪古有言仁者必有後信矣銘曰

天道孔昭慶必善積　王政至公顯惟在德趙國之世有源有基日峻日崇聲至響隨是生趙國前美克濟高識邁倫至行厲世希古簡俗負然清風氣義暢洽鳳麟朋從教子義方遠大是勗賢良器異有售匪鬻謀謨廟堂

搢紳儀刑玉音曰咨無忝爾所生九原寵封五爵斯冠
錫銘示渥幽顯並煥人事天理孰曰不然諗爾後之人
尚其監旃

濟南李氏先塋碑銘

李氏其先遼海人歷遼金世為官族譜亡不可詳父諱
英登金進士第仕為穆昆千户守濰州令肅兵厲盜不
敢闖其境官民賴之天兵平汴北徙尚書田侯行轉運
山東治濟南收羅人材得公甚奇之即署公轉運經歷

官遂占籍為歷城人焉公氣量宏邁言動不凡人望而畏之謂其有公輔器一幕之任辦於咄嗟衆胥傍觀縮手褫氣時楮幣未行凡貿易皆白金公傾囊槖延賓友相樂無虚日已而始有子年既踰耳順矣其夫人言公日揮金恣燕樂誠得獨不念為幼子地乎公喟然曰人生各有分使子賢固當自有不賢雖鉅萬積祇益禍耳我縱不逮人胡能契契作老饕事癡計種禍子孫耶俄遘疾卒春秋六十有五才與命違時論惜之用子璋貴

贈奉政大夫同知安豐路總管事驍騎尉封鄒平縣子
夫人曹氏慈謹恭儉克相厥家後公卒追封鄒平縣君
一子即璋至大二年己酉璋始卜地郡城南鄒所居之
城隅八里七星山之陽築塋合祔葬焉璋甫三歲而孤
稍長以問學自立由轉運使累授將仕郎新附軍萬户
府知事滿除平江路總管府知事調主江都簿入為京
官左司同提舉遷同知泗州改泰州鹽倉監支納進奉
訓大夫廣平鐵冶同提舉陞知六安州官奉政大夫於

是有恩贈之命延祐四年也以中順大夫同知嘉興路總管府事致仕妻傅氏封鄒平縣君三子曰六十八曰六安曰中兒皆襁抱中順君與余同里閈余知君早以才幹勝人故其歷仕所至有惠政有能聲有成績名馳搢紳間余頃欵繡水璋泣涕言以孤弱之迹繆涉宦途至忝國恩榮及考妣三息聯慶見於暮年念非先德庇廕其何能此昊天之報茫乎罔極惟得勒石松楸使前美永闡寵光日新其殆庶幾然非先生之辭莫可敢再

拜以請余惟人之家世有善不善之殊而殃慶亦類至
天理在焉譬諸木其本根固則其支幹必茂譬諸水其
源泉浚則其流派必遠否則反是李氏上世雖不概見
信其善家也觀騎尉公可知已騎尉公有大用之才弗
展以沒詳其胡能事癡計種禍子孫之言所蘊可知已
而所蘊之發觀中順君可知已嗚呼茲非天理歟騎尉
公既為賢父中順君足為賢嗣矣繼世以往所謂枝幹
之茂流派之遠吾見其愈加而未已也銘曰

天道冥冥若不可知揆彼人事白黒罔欺李氏之世其始莫悉觀騎尉公信惟善積欝欝騎尉才傑之奇晩節末途跼不得施放逺遣懐清白遺後堂構以大駕鷺是遴五爵顯親洽爾百祥天人不殊理則孔彰伐石勒辭載是㣲美綿綿餘慶繼盛曷已

宋氏先塋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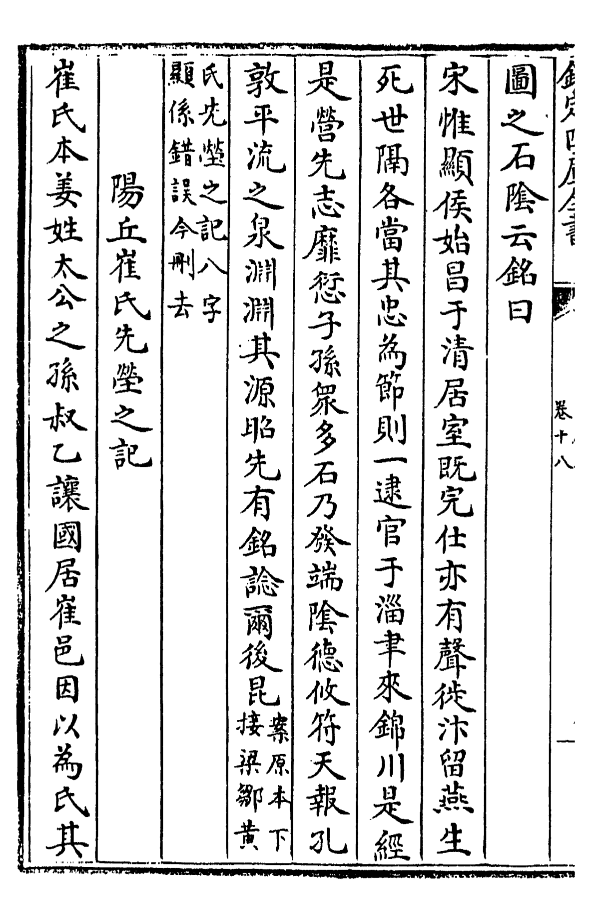
陽丘之南其鄉爲錦川鄉之東南皆山山之下皆良疇林落逺近相屬有泉二發於田間相去僅里許清泠瀰

漫流皆北逝在西曰西平流在東曰東平流在東平流之北涯其墻宇歸然因高而居者宋氏也宋氏名珍善余族弟宥因來言曰珍之先世以貲雄爲漕挽居清先祖父亡其諱金末佩金虎符官萬户領漕卒船伍十綱從遷河南兵亂不知所終時先父獨與先叔祖留燕會聖朝親王領兵下叔祖歸之王喜賜之銀符署千夫長擊花帽賊於燕之水谷以戰死王以銀符授先父嗣其職花帽平從収青州王分邑在淄以父忠勤有勞績乃

委以分邑之政官於淄嘗經濟南愛其山川風土有卜居之志既老占籍梁鄒居未定而歿後十年珍與先兄友來此鄉見其所謂東平流者與其田買而居焉成先志也居之西北百舉武得平原為新塋乃舉祖考妣之衣冠遷叔祖考先考妣先兄之柩咸以禮葬焉實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十二月二十七日也然未有紀述前美不得耀顧得先生之辭刻諸石庶託不朽乃為論次之而系以銘公諱德福春秋七十四以中統元年庚申十

二月十日病卒四娶子男四人女三人始娶耿氏有女一人適李氏再娶李氏有男三人曰友曰諒俱早卒曰珍女二人一適張氏一竇氏陳氏有男一人曰貴珍之仲兄也蓋氏無子珍兄友以方直服人至元甲申二月七日卒享年六十有六娶李氏子男二人曰成曰咸女二人男孫三女孫五貴娶馬氏子男四人曰茂曰威曰儀曰戡女五人男孫六女孫八珍性坦白喜為善嘗給事梁鄒以幹敏稱初築都城營太廟皆以推擇監役有

功然不樂仕其買田而居也泉之左有阜隆然而瘠始以為芻牧之所有攻石者過之識其下有石可砥礪舂磑厚直將購之宋氏弗許斸而視之果然乃使其子孫自為攻石倍工而薄售其子孫皆能馴其教命勤劬質厚循循焉有孝悌之懿以是家益饒先民有言陰德者必有陽報今觀宋氏子孫繩繩而石出為資豈所謂陽報者歟則其祖宗而來陰德之所在可以見矣珍娶李氏子男二人曰斌曰義女四人男孫五女孫二其系派



圖之石陰云銘曰

宋惟顯侯始昌于清居室既完仕亦有聲徙汴留燕生死世隔各當其忠為節則一逮官于淄聿來錦川是經是營先志靡愆子孫衆多石乃發端陰德攸符天報孔敦平流之泉淵淵其源昭先有銘諗爾後昆案原本下接梁鄒黃氏先塋之記八字顯係錯誤今删去

陽丘崔氏先塋之記

崔氏本姜姓太公之孫叔乙讓國居崔邑因以為氏其

上世冀之棗強人當靖康中七世祖以水害徙陽丘遂占籍焉世賈販致饒名于鄉里高曾祖忘其諱曾祖妣鄧氏子五人其第五子祖考也諱泉祖妣王氏子四人父爲長諱聚天質博厚有才術在童㓜遇金季亂生業蕩裂無遺既益壯挺然以承家幹蠱獨任其用本之以信義行之以權宜而終之以勤儉孜孜焉矻矻焉規無濟有寒暑晨夜弗懈屬江左平往來貿易湘湖間以是致貲累鉅萬言富室無居其右家既成矣乃更詳謹和

裕以謙德自攸凡子錢知而賢者弗券貧無以償者折券不責其饑乏者恤之如不及人知德焉有子五人且老一夕感焉旦以貲産均析而畀之曰無墮而事乃從容杖屨洽親友耆舊盡東阡西陌之樂春秋八十終配趙氏耿氏五子皆趙出長名成字國遂卒歲年七十娶李氏二子曰寧字安卿早世曰泰字祥卿原缺州務使第三子名榮字壽甫娶張氏施氏三子曰公綽曰公忠曰義第四子名顯字通甫娶鄒氏唐氏二子曰公溥曰公

達第五子名璋字潤甫娶鄭氏房氏泥氏三子曰公勉曰公勤曰公歷榮雅與余善來以善狀請曰榮等頼祖先餘澤無所於報先生辱惠以文載諸石爲楸松光華俾前美有聞後人有所循持榮等之願也爲述而銘之余謂人之家世不同若其善則必隆不善則必替未始不同也洪範五福言富不言貴故家之隆莫如富而富之所止必於善焉傳稱富而無驕未若好禮滿而不溢富以長守衛公子荆於其始有曰茍合少有曰茍完富

有曰苟美謂之善居室不耻於物也不膠於富也漢樊重子孫公侯奕世其原出於君子之富以是觀之富可以不善有乎崔氏扼於干戈擾攘之際曾不幾何而其先人迥拔孤起復其隆盛非夫以善繼善則豈能至於爾耶嗚呼矧其昆季孝友相維克廸先猷户庭華腴角立雄峙其孫息楚楚焉皆以問學克家繼踵樹立内外羸二千指欝為大族名門乃復擴報本之誠盡追遠之孝斯又善之善也歟吾見其家慶之來繩繩無已也銘

曰
崔姓之得實惟姜出支衍派分厥系莫述冀以溺遷止
於陽丘勤力致饒世德孔優厄丁六葉玉石具燬剝極
慶鍾起家有子其子維何信篤義專陶朱之能用莫我
賢家既隆矣樹德逾懋優游以終八十其壽五桂並榮
孫息繩繩堂構益崇乃惟善徵伐石勒辭泉壤是賁恪
矣後人繼善毋替

黃氏先塋記

黄氏之先世為泰安人高曾而上譜系不可考祖諱寳以丹青自業娶左氏遇金季兵亂俱失所在考諱定夙穎悟善書而大書尤勝諸為扁署者多從求之後因避兵濟南水柵堉鄒平胡氏遂遷鄒平為賈販以居且占籍焉凡貿易必損己而益人有遺忘財物者雖遠必追與之餓者乞食必致鮮整賸餘不以也慕道教朔望必齋戒修香火贍禮上下里中以長者稱以故聞人善士往往造焉至則欣然為餽具盡其所有而後已歲壬寅

二月十五日春秋五十有九以疾終于家公再娶胡氏徐氏胡氏癸卯四月二十七日卒享年四十有八子男二人女二人皆胡氏出也其子長曰安字安卿至元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壽四十九病卒安再娶張氏田氏皆卒其仲子曰晏字齊卿晏三娶曰張氏趙氏皆卒曰杜氏其女長適盃都毛氏孫男五人女一人牛驢當住宜哥女玉兒安之子也始余弱冠時識其仲子晏倜儻尚氣節好讀書喜文辭且嫻吏事常為縣吏非其好也

會東郡有巨盜出沒滋亂遠近患之朝廷命大官臨境積賞徵捕久不見獲晏密以方畧誘其首惡二人手擒之以獻餘衆以次而敗大官以聞朝命嘉之特授山東樂鹽司吏目遷磁州都吏目官又三轉至濟南危山巡檢所歷皆有成績今狀其世次行實本末踵門再拜請曰晏無所以肖猥以薄宦遠遊而蹭蹬不前獨念先壠寂寞大葬弗舉人子之職深懼隕缺頃卜兆鄒平黄山之南原為新塋奉祖考妣衣冠遷考妣兄嫂之柩以二

十八年九月二十有七日咸以禮祔葬矣今誠得吾子文諸石庶幾不朽幸垂憫焉且出奠告之文五百餘言反復悲愴有足感人者嗚呼君誠孝矣哉乃樂為書之而系以銘銘曰

不抑不揚不弛不張而福善禍淫者亦天道之常新塋孔臧祖考樂康畯畯先德逮兹而彰孝哉何人危山之光吾見其子孫益蕃而門閥益昌辭以表之是為梁鄒之黃

東臯鄭氏新塋之記

東臯邑小而民阜其俗以好義謹禮節相尚往往多懿族名門其來久矣有鄭氏汝文者介其鄉秀王思哲見余繡江之野言曰先兄汝霖官京師既歸泫然流涕謂兄汝德等曰父母尚藁殯未祔盍亟圖之於是卜其所購東臯郭西少南里許聶氏原闢塋域請命禮部逮祔刻石記焉且曰刻文當得濟南劉君辭欲就緒而先兄奄逝今汝德等敬卜先考妣之殯暨先兄之喪以今年

十一月十七日襄事于新塋而礲石已具先生辱銘之

非惟二親之幸而先兄之志可以慰九泉矣敢再拜以

請按鄭氏先世南陽鳴臯人自周厲王少子友封於鄭

始以國氏春秋末子孫散處陳宋之間而居鳴臯者不

知其幾昭穆矣祖源娶攺氏卒葬鳴臯父和幼失怙恃

遇金季亂播于永壬辰河南初下獨以一身冐百險轉

徙而北已而有東臯之寓因贅馬氏遂占籍爲東臯人

馬和自未冠跰𨇤尚氣既涉艱危乃更折節謹詳異平

時與人接意廓然慇欵明白人無不喜愛加敬性尤慧敏好問學于國語甚習由是志益以達家益以饒旦夕以孝悌忠信勤儉教諸子無倦知所本矣嘗遇大暑皆疫窮簷為尤乃特設氷暨粥遠近競趣之逮秋始輟賴以全活者甚衆其周急樂施類如此年七十有九以疾終實至元二十八年辛卯二月十八日也配馬氏靜淑祗勉克勤内治大德改元丁酉八月十有三日卒年七十四子男六人長即汝霖蚤成有父風始為拱衛吏後

以軍籍從軍江南有功用帥府薦署揚州行中書省斷事官知事滿除將仕佐郎提領真州平準庫既至同僚陰移易囊橐為姦知不可止乃約割數分掌未幾為姦者敗皆逮繫獨汝霖無毫髮累以選進將仕郎泉府富藏庫使秩京七品所掌盡内幣出入瀚瀾有不謹易於獲罪汝霖獨耿耿洗手就職時近臣領泉府知其能給傳理逋負浙間得楮幣十萬緡以歸公私瑩然無一錢入身近臣喜出其廐馬好鞍畀之曰以是勞汝府中榮

之會受代語人曰吾自結髮私念終必踔厲成功名效當世然命止此耳聞古人有四十挂冠者況年迫七十吾可以止矣遂歸西有先壠之議竟弗遂而歿至大元年後十一月十一日也年六十五配夫人張氏山東宣慰副使諱綱之女三男孫兒蚤卒六十胖兒皆幼二女次汝詳娶李氏皆先卒至是葬焉一子幼二女次汝德次汝文汝信汝恭並以才行克家稱於鄉黨女二人皆適張氏孫男女三十人余覩鄭氏伯仲承完美之業無歧

前訓聿致殷盛而能内外整飭動與禮合以始終言之可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者矣銘曰

抑也必揚弛也必張圮彼南陽東皐以昌作之述之既構既堂子孫蟄蟄宜爾百祥卜兆允臧樹此刻章曰惟鄭氏之阡俾永不忘

東皐田氏新塋記

東皐田淑子儀謁余繡水再拜言曰淑上世本冀之棗強人後遷濟南居鄒平之齊東鄉遂占籍鄒平自始遷

至曾祖考凡六世丘壠在焉皇慶二年癸丑淑卜地薺東邑郛西南僅一里别為塋兆以是冬十二月五日舉祖考妣之殯暨考妣之喪葬于新塋念不有旌紀其何以示遠先生儻見憫惠以文惟幸為述而銘之按王思哲所録事狀田氏春秋齊田敬仲之裔更金宋亂譜亡自曾祖考而上行實莫究祖考失其諱性真淳以力穡自業喜讀老莊昆弟三人公為季兄歿諸姪求異庄凡田廬皆聽其所欲得獨取其下者宗黨賢之壽年六十

三終至元乙酉五月七日也祖妣王氏大德壬寅十月五日卒年八十又一子二人長諱義字清甫淑之父也次諱信字誠甫信配綦氏一子曰溶義資雅重夙有成人風東皐崔守玉以其女贅焉俄守玉卒其子元生甫晬義力為擁衛以家事任于已出入營理雖涉險艱冒寒暑弗懈不數歲崔氏益饒元及冠悉以貲產付之歸與弟信相友睦奉其親孝行彌著已而家道大盛雄一邑益以慈恕恭遜自持而不一易其度是年十一月二日

年五十九以疾終于家妣崔氏備諸婦道多内助前三年卒實至大庚戌八月十三日也壽四十九二子長即淑子儀其字也次曰津字子方嘗讀漢史載樊重由善農稼貲至巨萬以折契止訟推美鄉邑子孫奕世相踵述益顯以大其斯為君子之富余徐而思之洪範五福富居其一是知富固人所分有然必處之以德則其福乃厚厚必至於顯且大否則反是故餘慶餘殃之説見諸易繫其理然歟今觀田氏之世殆亦重比至若厚諸

娙之産濟崔氏之孤其淳誠至慮初無外假豈特折契止訟而已手刹淑與津也克迪世範任其堂構而皆妙齡英爽雅以好義樂施予服人質諸理其至顯且大蓋無疑銘曰

有分靡齊天命則然君子攸處以天合天繄田氏之世完美以厚其作其述德焉是懋如泉斯達惟川之洪如木斯榮惟棟之隆新阡爰闢樹此銘刻先美孔昭孝思罔極

中菴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中庵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王人作

謄録監生臣秦澐

中菴集卷十九

元 劉敏中 撰

雜著

劉彥輝字說

東阜劉氏之子介邑儒生智甫見余繡水其容斤斤焉其辭氣侃侃焉問學曰讀書矣問年曰既冠矣已乃進而言曰小子未名且未字願公終教之敢再拜以請余異其秀俊而必其有立也名之以德懋字之以彥輝懋

勉也謂勉於德則可以有輝也從而告之曰子知輝乎珪璧以琱琢之工而瑞軒冕玉之輝也鑑燧以鍊治之精而射日月金之輝也士君子以學行之修而昭事業人之輝也輝其苟然乎於傳有之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非輝歟又曰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非輝歟又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非輝歟其德大者其輝遠其德小者其輝近君子恥近而期遠謹小而務大嗚呼惟懼不

能為鍊冶之金琱琢之玉也誠能之輝其隠乎勉之哉

延祐二年重陽前三日中菴野叟書

答寓齋問

寓齋主人問寓于中菴子中菴曰莫非寓也然惟君子可以言寓而衆人不知焉今吾子止一室琴瑟居左圖書在右古昔器物雜然前陳於以思古人考古道牖戸之外無關于心吾子之寓也吾子亦嘗端居容坐周覽而泛觀乎天寓於運地寓于處其道以發生寓諸春以

長養寓諸夏以揫歛閉藏寓諸秋冬日月之明寓諸晝夜風霆雨露霜雪陰陽晦明之氣寓諸變化惟物亦然山寓乎止水寓乎下草木寓于植羽鱗之屬寓諸飛潛人之道五帝寓諸無為三王寓諸仁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寓諸得志兼善孔孟之道不行寓諸言為萬世法顔氏子寓諸簞瓢夷齊寓諸蕨薇其下阮藉陶潛劉伯倫之徒寓諸酒孫公和寓諸佯狂李白杜甫寓諸歌詩而皆終身焉故曰莫非寓也吾子徐而思之是其所寓與吾

之所寓者為皆同乎不同乎不同而同乎其亦曰不同而同耳方其寓也偶然耶强為之耶不得不然而然耶其亦曰不得不然而然耳知其不得不然而然則其不同而同同也審矣知其同也則特立兩間洞視千古而旁睨四海無羨無怵無怍無愧無餘無不足而吾子之樂有不可勝言者矣亦何止一室之内而已彼衆人者方倀倀焉眊眊焉顛酗于失得利害之塗求其心而不得庸暇知吾子之所為乎故曰惟君子可以言寓主人欣

然曰大哉寓也微夫子言不聞請書之遂書以為答寓齋問主人姓張氏燕人諱綱文季其字云

真止生士良傳

敏中讀書困於暑虐因以己意取退筆管施竹其上以為扇用紙幀之既而取京果勝他扇且又簡古輕便於閒中有甚宜者故戲為之傳實至元六年己巳歲也

觀虛子遊于黌山之下文水之陽見管城子卧于塗中

蓬髮垢體變易形迹若耻于放棄者却顧有此君其形支離然倚户而立楮先生在側單獨虛薄無有處所秉夙泠然如將仙舉者觀虛子環而相之聚而戲之曰吾觀子三人見棄于世離羣而索處者因亦久矣今吾欲黜化乎等相附為一而為器使可乎三子忻然曰謹惟命於是使管城子去髮聳肩下立以主把握運動以此君鞠躬於上兩臂輪曲相接下麗其足以屬於管城子之肩若將為禮有所揖遜者楮先生自後横以身掩蔽

之為之承當容納以成就其事三子既為點化相附為一則輕緊圓健上下互用而天然一人莫知其為向之三者也觀虛子孰視而笑曰是足為吾軀處矣因携之以行俯仰動静惟觀虛子是聽微為指使則折腰再揖而清風凛然逼人世之飛蚊蒼蠅擾擾之徒皆潛而避去莫敢相近觀虛子大喜謂之曰爾可謂天下之最良者矣又以其相合而成也得止之義焉因號為真止生而名曰士良云士良惟惡寒且不喜見雨非是則觀虛

子出必從以往士大夫之熱於中者見輒愛玩之惟貴家富兒弗顧也其後與東人齊紈西人白羽卿相遇二人素以紈綺自尚見士良奇古不常而賤辱之士良耻告觀虛子曰我以三人胥變而為他所不辭者亦庶幾因子以暢吾之風也今乃見辱於紈綺白面小兒心甚悔焉願各陳其所懷去真止士良之目而復其初觀虛子許諾危坐而聽之管城子曰我之上世實為中書君厥功茂矣吾自毛髮時日記萬文其才鋒甚利竊嘗自

謂凡今朝廷紀綱法度之典軍國號令符檄之言史氏紀録之策兵賦出入之籍其所摹畫者吾皆能為之惟其失勳伐故落泥塗中子不能洗濯以援我反易我於動揺之間而致我於非用之辱吾竊怨子矣此君曰吾稟性剛直不變寒暑雖足根在地而氣常凌雲然每虛心待人人弗感其自有所存者期於風霜歲寒揺落之後以致吾節耳今而零丁離析亦可嘆矣吾子顧無有平安曩昔之間乃更曲為矯揉唯吾子小器是利甚非

所以待君子之道也楮先生曰吾性喜方而尚白自幼下簾受書至於成章其行已未嘗有虧缺點染之失天下之載言紀事以播揚四方而傳言後世者莫我若也世不我用為兒輩所薄故翻覆無寧居偶遇子名故含糊而從子豈吾本心哉觀虛子聞之仰而笑俯而嘆扣管城子而言曰三子之所陳是矣雖然未聞道也子不見夫大塊之播物乎動者植者走者飛者小者大者愚者智者一受其成形而莫或易人見其若是也謂之固

爾然而植者或從之以行動者有不能以寸進飛者或失羽而走者忽假物以高飛小者化而或大大者削而忽微愚者反有所成而智者或無為以終身是孰使之然哉亦其混淪於一氣之中忽變忽化自消自息而有以適然者矣夫松生於千仞之阿息之百年其大十圍人知其棟梁矣有為巨室者使梓人求大木梓人操斧斤以入山林則大木莫得有樗焉立於塗而其大適中梓人伐而取之山藻而文之歸以為巨室人莫知其樗

也而松竟以遂見遺若然者果可以必其有用無用乎故凡求之而不獲為之而不成與不求而獲不為而成者皆時適然耳今以三子之才觀之則夫世之所謂高爵厚禄者宜取之久矣然其遇我於文水之陽也則流離羇孤子孑中途顔色可憐而人無與為謀當是時也其亦已矣又豈知遇我之黠化為一而且有真止之號與士良之名耶故三子之生而有才才而不用與今之遇我者皆時適然也又誰咎如悔其變已而為他則古

人有為之者蓋范蠡為鴟夷槜里子為橐傅說為舟楫為麴蘖為鹽梅而南郭子綦至於為死灰槁木蓋委化而居乗變而行偶所以寓留者君子不恤也況今湯火炎酷之時衆人熬熬散處逃避子等方聚而為一瓢瓢然發豪爽於襟袖之間使夫汗顔而發赤者仰慕其清風斯亦足矣若夫見辱於紈綺小兒則亦寒士之常無足怪者適以見彼無良而我良矣何為媿耻憤怨而自悔耶三子於是瘖不復語退而為真止生如故云賛曰

真止生士良之事得之於或人其怪已甚矣然觀虛子之言契乎理故傳而藏之觀虛子姓氏未詳亦不知何許人蓋其有幻術知道者歟

陽丘教諭張君驢行疏

學者必有師師有束脩之報行者必以驢驢無百鎰之辭在禮則然從古如此張伯山才優命蹇道富身貧牢落儒冠半生螢雪蕭條學館三載虀鹽但弟子有進脩之功而邑人獲矜式之益今也及瓜而代治任將歸探

杜甫之囊一錢何有賸昌黎之室五鬼仍隨辦將數口饑寒往抗窮途歲月困斯甚矣此時爭得不傷心何以慰之我輩惟須大開手崇儒樂施一舉兩全此而不為所謂無勇

明水長春觀重修三清殿募緣疏

物無不弊弊則新是名大道義有當為為必勇斯謂仁人居明水鄉長春觀曰孤雲子天遊寥廓既登衆妙之門歲久荒涼忍視三清之宇誓將完葺須藉扶持大凡

美服安居誰匪資於道廕不至傾囷倒廩何惜荅於神休聞必欣從來毋少後謹疏

釋奠祝文

宣聖　惟王德弘乾坤道昭日月闡百聖而無爽師萬世而有餘常祀之尊莫能以尚敬申遺典式薦微誠尚饗

顏子　惟公禀上智之資造聖人之域隱居求志知命不憂配食先師有光祀典仰希懿德祇薦庶羞尚饗

孟子　惟公導王化之源救一時之弊開聖人之道破百世之疑業雖受于子思之門功不在大禹之下宜配享禮丕揚休風尚饗

又釋奠祝文

宣聖　惟王道猶天之高不可階而升也德猶天之大不可指而名也百世萬世斯民賴以生也惟是菲薄所以展其敬而薦其誠也尚饗

顔子　惟公終日不言孰知其非愚簞瓢自樂孰知其

弗癯惟聖人以為其殆庶哉而孟子謂之道同禹稷比其所以于今而配食也尚饗

孟子　惟公楊墨横流之際三綱五常幾于息矣公以浩然之氣卒闢而反諸正自聖人之道統言之公實為中興焉宜其配饗也尚饗

至元恩澤頌并序

傳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王者當奉天以愛養其民也又曰宜民宜人受禄于天言為

政而宜於民者天必佑之也故聖人有天下必以愛民為先務惻怛畏敬大明厥德是以民人和於下天瑞應於上而天下治矣然而乾溢凶歉之變亦或不免而時有之何哉蓋陰陽冥默之運自有定數雖天亦有所不能已也苟為不然則堯之水湯之旱何從而至乎雖然聖人固知定數之不可違而憫斯民之實受其害更為畏懼形於思慮約已以禳

之多方以救之未嘗以為當然而坐視也故堯咨訪於四岳湯自責以六事而周禮以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是以民不失其所而災害息天下之治固自若也主上以聖神文武天縱之德嗣膺丕緒以為凡有此民天實付任在予予其祇承天意勿使失性周濟厥理故自即位專以德教為治建官位事惟賢惟良民以不擾為

靖賦役簡省禁網疏濶民以不擾而裕是以風俗大和內外無患至於禮樂文物法度典章凡所設施粲然大備數年之間三光順軌風雨寒燠各以其叙而自古疏絶不臣之域皆鑿山駕海執其土物重譯而來朝咨嗟舞蹈願覲上國之風逬太平之光蓋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唐之貞觀開元不足比其隆也自至元六年夏在所雨水淫溢秋大蝗旱冬煖

無雪民騷然有凍餒流移之患其七月詔遣使決天下因降其罪仍命戶部視郡縣民災之輕重減其租稅十二月復遣使發諸道轉運所蓄大賑貧乏至春始畢而雨天下之人同然一辭而交相謂曰我皇以奉天愛民既致太平矣今兹災異特數之一定者天亦不得已而我皇能已之然則我皇之恩澤所以及我者吾庸知其淺深厚薄哉我生何幸適

遘今日莫不感動交喜抃舞歡慶具以草茅
鄙人猥占儒籍荷國厚恩報答無所覩此盛
事不能默默竊述輿情作為至元恩澤頌一
首雖不能盡揚洪休勒之金石而具所以歌
詠聖時或可取也辭曰
惟民之初孰鞠孰育既息而繁蠢爾有欲莫好匪逸莫
惡匪危居得則喜在失則悲既無羽毛孰禦寒暑誰有
爪牙物汝孰取腹爾必穀身爾必裳艱哉爾生罔攸胥

匡天生聖人俾之司牧是嗅是咻爾欲以足欲初弗獲
厥惟不寧既獲其欲和樂且平赫赫我朝受天景命武
威德柔四方底定皇帝嗣服齊聖廣淵大德大業復命
於天天有顯道民爾時保皇惟靈承於赫有造我制我
度我規我摹周旋萬幾惟天是符官惟予能爵罔及惡
將臣相臣赳赳諤諤曰守曰牧曁羣有司恪恭朝夕莫
或敢私惟是百官責同事異其同伊何惟民之為皇有
公器曰賞與刑賞疑惟重刑疑惟輕亂蘖姦芽不威而

息民心孔洽好生之德皇浴爾民未厚厥生抑末崇本載薄其征皇浴爾民未寛其力省役休作優而不逼浩浩其澤優優其仁涵之如海煦之如春如天斯覆如地斯載民游于中莫究其大父子熈熈相寧以嬉我生固然其又何知至和薫馱應感于上庶政無愆氣類交暢禮制樂作國儀是新聲教旁通聿來遠人大理雲南高麗交趾珍怪萬殊薦我廟祀民于是觀皆曰太平誰其致之天子聖明皇曰匪予惟天之相匪予之相爾民是

亮執云此時乃有凶災旱溢螟蝗三時不開民實困之
無有怨色云此有數我又何處皇惟哀矜以救以禳星馳
鳥飛冠蓋相望旣决而獄水退于陸逮除而租蝗自竄
伏民猶爾難旱猶爾常乃發我帑爰啟我倉大惠一出
民忘其困膏雨繼之萬有隨振惟時爾民有喜弗勝鼓
舞笑歡感泣以并民有頌言我饑旣病今而飲食甘旨
斯盛民有頌言我寒莫支今而衣服單複具宜曩之我
田熯不可治今則膏濡旣耕旣蒔民生不獲皇則佑之

天災民罹皇復救之皇之恩澤浹民骨髓翼戴依歸何

維其已邦以此固政以此成鯫儒作歌為民頌聲

制心箴

天有元氣萬物以生人之有心庶事以成是心之靈則

天之經持之不回一利于貞强而不息是戒是懲廼致

其一湛然而明施于五常五常以弘統彼衆務衆務以

亨燭照臧否曰濁曰清始兹以終立身揚名苟墮于正

遂汨其性天理既失百欲紛競秉彛而入莫之能勝罔

然如矇眩厥視聽何仁何義棄賢與聖惟利是圖則害
具命緬惟三才攸寧不病於惟君子克念克敬

章甫冠銘并序

蓋嘗觀哀公問孔子儒服之説輙廢卷而嘆
曰甚哉禮服之不可忽而德業之不可不充
也古者聖人制禮而寓諸器器所以藏禮也
車服冠冕是已故器以明禮禮以象德德以守
器有是德也然後有是器也有是器也則必

有是德也是故君子無其德不敢服其器服其器必思充其德使德與器交相養而不相悖則禮明而道尊然後可以立於世而免於咎矣哀公之問儒服也葢孔子服章甫焉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歟殆戲之也孔子對之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乃特以儒行告焉按章甫冠文儒之服也

公西赤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言欲冠章甫以相其宗廟會同之禮也郊特牲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而東漢志亦有委貌冠其文曰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也行大射於辟雍公卿大夫行禮者冠之則知章甫之用與委貌同也夫賛宗廟之事相會同之儀與行辟雍大射之禮非儒者之事乎故章甫得為文

儒之服也而孔子之對云爾者當是之時大道潰裂聖人制禮之意不可復明而世之小人皆爭竊君子之器而服之矣以下埒上以愚加賢以侈相尚以貴相高顛倒混亂恬不知怪然其辱及于身而殃及于家者盖踵相接也於是不稱其服之譏見於詩而車澤人痒之戒著於傳禮亡德散至此而極矣雖有德稱其服而服當其禮者孰能知之哉此孔

子所以見戲於哀公也孔子之意以為問儒服而必以儒服對之則吾儒之道彼終莫能知也其心必且曰儒者之道如是乎則其辱又將不止於戲而已矣故慷慨激厲丁寧反復告以儒者之行聳動其心俾其悔悟知敬以明吾儒之道不徒在於服也故哀公聞之言加信行加義沒世不敢以儒為戲嗚呼以孔子而服儒者之服猶不免于不知者之戲

然其聖德在躬辭色之際有足以禦之矣後世為儒服者德固不足於聖人而其不知而戲者復或甚於哀公然則所以禦之之道宜如何哉於是作章甫冠銘以諗吾同志庶幾知禮服之不可忽而德業之不可不充也銘曰

惟是章甫肇于殷兮名以義形章其身兮有光峩峩衆所觀兮世人不知或胥訕兮在我而服居然安兮厥德

弗充吾末如其冠兮

寓齋銘并序

人之好有甚異者察其意之所在而好可知矣陶潛愛琴不施徽絃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潛之意在乎識趣不在乎琴而寓之琴也支道林喜畜名馬人問其故曰吾自愛其神俊道林之意在乎神俊不在乎馬而寓之馬也燕人張文季有高識晦迹自娱而惟

古器古物是好真攷偽黜日得日奇客至觀
馬指示之曰此爲夏爲商爲周此作于某代
某歲某氏則其喜躍然如生其時覩其人親
炙其風烈而忘其千載之下也嘻文季之意
在乎古矣器物云乎哉則亦陶之琴道林之
馬耳秋澗翁以寓命其齋宜矣文季徵余言
喜爲之銘銘曰
百年之寓形之役兮千古之寓心之適兮誰能以千古

之適而忘其百年之後者吾與之匹兮

退思亭銘為恩師作

惟聖於道不思而得吾儕何人弗慮胡獲我亭以居將安我身此身甚微三才是均鞅與物處倏焉萬變酬酢應對詎能皆善善或弗充身何安為我休我亭静言以思向也所言若謀若事為得為失其非其是是邪得邪當復勉之失邪非邪必遽改之勉之所至滔滔莫禦改之所發挺挺斯舉善日以富身日以優以富以優職思

之由行身有機思焉是繫能則為福否則為戾出而公家入而里閭拳拳爾思其曷忽諸

竹糊扇銘二首

抱節而鞠躬括外而虛中以質素為之彌縫噫當矯揉而不失其正此所以及我者凜然惟君子之風

含糊匪子顧屈曲隨所遭請君把清風乃始知其高

紙扇銘

由其握兮木之天圓其製兮竹之堅潔其面兮紙之瑩

言其用兮物之賢得其天者吾知其不遷守其堅者亦能於自全終乎瑩者無由而可污噫此其所以有清風之邈然也耶

檮亭銘原注為回紇人作

木材則伐而不才者全人賢而用而不賢者捐彼木無知材與非材者斯可與檮亭而同歸

孝子賛

元貞丙申冬之季月濟南經歷郝君澤民為

余言此郡有唐宰相郭令公之後曰惟賓字
敬輔者性篤孝其為志由身以外凡有為二
親益者將無不為無不至也初其母疾百療
無所效惟賓密割肌和餌食之母食之良愈
後數歲母疾復作劇甚醫視之皆拱揖而退
于時惟賓知割肌已疾非典教所與乃獨齋
戒泣涕致禱天地鬼神俄復獲勿藥之喜由
是約以歲之終始起十二月一日盡于正月

之晦夜於庭中潔衣冠炷香仰天再拜以二
親康寧壽考為禱歲以為常如是者餘三十
年而二親皆年踰八袠神明不少衰蓋孝感
之驗如此然其家素貧惟賓又能黽勉經理
使無匱乏凡甘旨之奉承事之節必皆適二
親嗜好愛惡無不如意至元甲午有司以詔
格狀其行于朝已而命下復其役旌其門閭
遠近翕然慕而化之明年其父卒蓋八十又

六矣惟賔痛絶哀毁幾至滅性以母故不得居墓側旦往哭諸墓返而慰其母羸疾不恤也於是惟賔之孝益著以聞顧所示後者非言莫可吾子能無意乎乃為賛云

大哉孝乎萬化所根地紐天樞括乎人倫蓋能不必學而致不待教而馴内不言於其利外不期於有聞乃當然固有之至理均一氣之絪緼蚩蚩者氓或亡或存聖人以是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使不至於散朴而醨

醇亦何憚夫表異之懇懇奉導之勤勤偉乎惟賔其孝惟純出入動静燠寒晨昏百為一念而惟吾親定省清温甘旨日新第致其樂孰知其貧二親愉愉偕軼八旬忻忻畢應惟孝感神擴兮天恩爾訪爾詢旌于而門復于而身俾觀者為之載躍載忻與夫赬考叔之錫類伊不狹而孔殷豈期天隕慟徹九原返以毋慰里閭悲辛偉乎惟賔汝南之裔汾陽之孫遥遥世胄不乏其人咄君誠為孝子矣遺澤餘烈之所發後當復有名節凛凛

忠義報國之臣乎

慵齋贊

至元甲申閏月余以事乘傳至林棠謁教授朱景文先生因詢其士大夫之賢者先生曰此邦之賢者衆矣文章某德行某文而才者某有和君者所居曰慵齋自號曰懶翁是益賢矣余竊疑焉曰由聖人至於衆人雖其事業大小之不同而其所有不得不同者盖亦

曰勤而已矣今獨曰慵豈理也哉是必自棄

人也何賢乎翌日先生與諸君偕來指而謂

余曰此某也此某也揖與之坐徐叩而觀之

則儀状凝凝然辭氣蔚蔚然凛凛乎有不可

近者嗚呼信乎其皆賢矣其所謂慵齋者蓋

亦不敢疑已居數日始盡得慵齋之為人乃

嘆曰是誠賢者歟然則慵而疑之者名也非

實也其自誣也賢而稱之者實也非名也其

自悔也夫不求其實而疑其名可乎哉於是

表其實而為之贊曰

謂子非慵歟則名之屋廬稱其里閭不耕不蠶而匪陶匪漁偃蹇骯髒與世濶踈或捫蝨負暄而膚垢滿爪或脫巾對客而醉髮不梳袖手而處蓬雚塞戸而不理屣足而卧水火及身而弗趨漠焉而倦鳥歸雲兀然而槁木朽株盖未嘗致一念於衣食之計況富貴與名譽此雖有天下之至懶吾知其子之不如謂子為慵歟則躭

詩悅書憎俗好儒外若不足而內實有餘乍辯乍訥若智若愚徒見其家人嗃嗃弟子渠渠雖鄙夫與僕子薰其德而善良者不知其幾人莫不致敬愛以交孚故知夫分別義理無遺錙銖作為文章優于楷模若是而予謂慵者吾恐予誣雖然吾亦知子者是不以天下之所利者而以易吾之性不以天下之所患者而以毒吾之軀知珍異難售故寧懷珠於布襦知薰沐之非榮故寧曳尾於泥塗是將潛聲匿耀以自逃夫一世之外而以

全其天者乎吁亦賢矣夫

參政張公先世行狀

大德改元之春今參知政事張公由僉江浙行省入中書既五閱歲告其邑人劉某曰某以一介之微猥緣遭際荷國厚恩禄寵之來皆出望外緬惟祖先之所以劬躬𦦨後者無所顯明用戚于厥心今將求大人先生文之貞珉為松楸九泉之慰吾子吾鄉曲也宜為我狀其所以然乎乃取公之所紀曁敏中之所見聞者備書之

立言者可以考焉張氏世為濟南章丘人去邑郛東南十里而近長白之麓繡之東壖喬林間錯廣原如繪其鄉曰錦川者乃其居也遠祖諱汝礪有子曰義通而譜逸世次莫詳五世祖諱九思性朴實不事紛華用是家道寖隆以今朝普恩官進義校尉高祖諱安上有孝友之行配喬氏四子鐸鑑鋌鋭鐸之子曰瑾鑑鋌皆再世弗嗣鋭即公之曾祖也為人謙謹操行如前人配孫氏三子長曰侁次曰伸季曰仲季則公之大父也皆嘗入

粟佐軍興授進義校尉屬金末之亂所在惡少羣起為盜以張之饒於財且易其不武也屢剽刼之伯祖侁竟遇害次伯祖伸獨以得所依附而免大父蓋幾不免虎口者數矣至首體無完膚由是避地遷徙無常處國初東州甫平亟挈家還故墟而丘壠宛然乃率諸子力穡為久遠計張氏之興實始于此嘗指其所傷痕示諸子曰始吾家以謹厚勤儉致饒而且猶召此況不義之積乎財固不必多而謹厚勤儉不可一日輟也汝輩宜誌

之會子琛從軍平河南凡所招來役屬之人即送之家大父憐之悉為之區處存撫俾各得其所而後已其俘獲男女皆配為良人使自便其治家尚嚴內外肅然方生理未就緒即置黌舍廪師儒于家踰二十年不廢里中子弟亦知相率就學土俗由之一變故質而有為仁而有量皆性之所自出鄉人敬焉享年七十有一而歿配喬氏早卒再娶李氏五子長曰琮仲曰玘喬出也次寶次珍次瑞李出也其仲為公之父生長亂離閒蓋嘗

嬰多難而濟屯執賤役以幹蠱矧兄亡弟幼百責是萃攻苦食淡以循所天其志行之卓異槩可見矣既素履艱辛尤尚節儉獨爲子收書不厭雖甚貴不計其直至或輟用以酬見其子好學從文士游喜曰吾生不遇時常以不得讀書爲恨爾今若是吾無恨矣每炷香書廚前拜曰聖賢在此敢不敬乎其樂善又如此至元乙亥八月四日以疾終于家年六十有六妣厲氏内行純備戚踈無間言卒年七十有九實元貞丙申十一月十有

二日也三子長曰澄次曰斯和皆不仕季曰斯立參政

公也公之顯自行臺監察御史歷行省員外郎郎中户

部侍郎參議中書省事户部尚書僉江浙行省事官稱

望隆遂參大政而且夙夜祇畏先德是思得立身揚名

之義可謂孝矣初其幼也頴悟絶人日記數千言不忘

及為山東憲司掾益力學務為無所不窺而氣與義集

志以學廣積于中形于外而人或未知知之或未盡也

時我先人隠居濟南一日見公與之言驚謂公曰我常

往來吾鄉覽其山川秀異謂宜有通博俊偉任重之才為盛時大用者生于其間求之蓋二十年未見其人以今觀子子其是乎願子勉之聞者皆知敬公矣距今又三十年而竟如其言某獨悲先人之不得見也竊嘗思之傳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夫所謂慶者豈非其有子孫而才且賢歟而才賢之生又非偶然其必待夫山川靈異之氣藴蓄融液而後為之歟山川靈異之氣藴蓄融液而生夫才與賢也又恒必在於積善之家也歟嗚

呼今以張氏之始終觀之尤信謹狀

中菴集卷十九

中庵集卷二十

元 劉敏中 撰

墓銘

贈奉訓大夫飛騎尉渤海縣男賀公墓道碑銘

先皇帝至大三年庚戌封爵制行公以子復貴贈奉訓大夫飛騎尉渤海男又六年復来以公善狀泣涕言曰先府君之卒以忌弗克葬今敬卜以是年七月二十有七日癸酉舉其殯曁先太君之柩合祔於新塋兆次念

墓道有銘公誠以鄉曲之故見惠惟幸敢再拜以請按公諱延壽姓賀氏濟南陽丘人其遠祖家恩州後遷濟陽縣北十五里立塋其旁高祖之歿别葬於塋之南十里為新塋自始遷逮公盖九世矣遇金季亂譜亡自高祖而上字諱無所得五世祖登金進士第一子即高祖有子五人其長為曾祖諱廣三子祖其季也諱寛一子是為父諱成母霍氏子男二女四男公為長次未名娶妻李氏早卒女適李氏杜氏馬氏吕氏公為人誠慤敦

敏讀書通大義而於禮節獨謹故孝弟之懿稱於宗黨信義之實洽於友朋凡以智數爲機術以侈靡相誇詡者公視之蔑如也逮晚歲其子仕益達猶日諄諄焉以廉勤忠貞戒之如未仕時其務遠大蓋如此春秋八十有三以大德十年丙午十二月九日卒於家配崔氏賢淑惠慈克諧内治壽年七十六先卒實四年庚子四月七日也贈渤海縣太君子男三人女四人女長適劉氏次李氏次吳氏次高氏男長曰祥穎悟好學尤工書補

縣軍鄂囉吏卒年二十有三矣娶冀氏先卒無子次即
復字身甫沉毅有俊才其學以儒吏並濟南總府掾歷
宣閫秋官宥府至中書左曹除承務郎禮部主事陞奉訓
大夫京畿都漕運判官時則有渤海恩贈之命濡轉徵
政院都事加奉政大夫先娶侯氏卒再娶劉氏封渤海
縣君次曰德高安縣主簿娶張氏男孫四人長曰元泰
復之子從仕郎果木市大使娶王氏次庫爾烏瑪喇圖古
勒岱之子皆幼女孫四人長適王氏元泰母弟次適崔

氏次稱心次金鞍皆未行科爾同出曾孫男餘慶女玧
境元泰子也夫力穡則有秋積善則餘慶事之正理之
常也穡力矣而秋弗穫善積矣而慶弗至事之正理之
變也君子不以變而易其正而其所謂常焉者固在也
公生當九世而下屬多難之餘其所以持身接物奉先
廸後者勤劬黽勉無適而非其當既其老也年躋上壽
及其子之顯其沒也恩爵五等彰其祖之德孫息繩繩
而門閥益高理之常不在於此乎嗚呼公可謂不易其

正矣銘曰

賀本姜姓慶父之裔源遠派分顯晦罔世偉惟渤海身以善成義著德揚家用以興子訓克遵鴛鷺是營養衎衎既康而壽恤典之華賁育九泉載銘麗石奚千萬年

東臯王氏新塋碣銘

王氏始居河南永州為大姓曽高而上譜逸無所考祖諱存娶陳氏孟氏子男三人女二人男皆孟出曰瑋曰

瑋曰璝存與陳氏繼以疾歿而葬於永歲壬辰天兵下
河南瑋凡弟三人奉孟氏踰河而北彷徉濟岱之間因
止東阜而占藉焉孟氏内外夷險倫諸婦道年五十三
卒瑋為人倜儻有幹局嘗為永城吏屬河南甫定分兵
戍永主帥知瑋能權署永城丞行縣事既北遷用山東
行省命為案牘官領東阜青城稅尋莞濟南六處稅以
卒壽五十有一初既居東阜而來集者益衆皆患乏葬
地乃與二弟謀買南郭田從之葬逮今凡七十年葬無

慮數百丘而地猶有餘其為氣義槩可見娶丁氏李氏四子長曰國用東皐稅使次國才鄂𨿽百夫長次國寧以純德自晦次國安東皐稅使女一人適李氏瑋尤孝友既遭喪亂人剝齧草木以活瑋左右奉其母百計未始乏粒食嘗他適聞兄瑋當從軍遽還謁軍帥曰我兄懦不堪役請以身代帥竒而許之從征淮西會粮絕士相顧欲亡瑋謂衆曰今亡亦死矣姑待之乃獨仗刃向山中俄俘一人同負米而還衆賴以輯帥嘉其能署以

帳下之職師還居數歲家益富饒及疾革召其諸子曰
凡諸負券盡焚之僮六人悉縱之言訖而逝不瞑衆曰
豈以券乎取而焚之乃瞑年六十有六娶樂氏曹氏李
氏四子曰師立師猷師真師友女四人適孫氏張氏劉
氏高氏瓊善居室以恭儉自處在昆弟無間言性高潔
不屑豪貴其就義樂施予猶饑渴然宗黨賢之卒年八
十有三先贅劉氏鄉先生解元君之子也有女三人適
陳氏張氏孫氏再娶鄭氏有男一人曰思哲生十有三

年而孤令甫冠矣能表表自見好學有文章嘗從余遊來以先世狀見余京師請曰思哲家世永人祖先之葬於永者既不可遷矣頃與凡國寧輩協謀共力購地東皐之東南六里廣平之原為新塋敬舉祖考曁祖妣陳氏之衣冠及自祖妣孟氏伯考妣而下歿於東臯而未葬者咸以禮遷祔焉實大德甲辰夏五月九日也然而未有旌紀念無以昭先示後先生辱銘之石王氏存歿惟幸嗚呼創始者期可繼奉先者思不忘人倫之懿名

教之大者也觀王氏伯叔雖未大顯皆能以才氣行義濟艱難成聲名為可繼者矣國寧思哲輩皆朂志立身修葬祭之禮擴追述之孝為不忘者矣是宜銘銘曰

永巢既危三雛嗷嗷翀翮北征母氏劬勞載翔載集爰集東臯拮据卒瘏于茅于綯我室既完我廩既膏或埴或荒有美是韜闢爾嗣人惟士之髦新阡乃闢慰彼君蒿琢石刻辭過者所褒慶由善積門閥其高

故東陽陳公墓道銘

公諱仲文字輔之姓陳氏其先滎澤人曽大父諱阜宋宰相堯叟六世孫大父諱德皆以善行重於鄉里父諱樞壬辰天兵取汴失所往公北徙至恩樂其風土遂占籍為恩人馬資博敏有為善於治産數歲家益饒雖巨室無出其右而常歉然不以富自有每一念及其父輒痛泣不已其事叔考一起居一飲食唯謹曰吾不得事吾父而可以怠吾叔嘗言人之有族屬猶木之有枝葉也其枝則異其本則同骨肉之愛而忍忘乎凡同宗窮

乏無䠥密必周之困甚者館於家若鄉閭若羈旅寒者必㬮之衣餒者必飫之食至若引義捐財援患難又所樂為者屬歲艱民饑發積廪以賑其子錢無以償皆燬其劵不責士有厄於進取必厚資之賴以成名者甚衆家儲書萬卷闢館延師儒教諸子學閒子孫有過輒對案不食需其悔懼自謝始假辭色喻以臣子忠孝之義㝡其所立孫守諒除僉湖南按察事謁行戒之曰風憲之責在於别黒白振紀綱正已而正人者也而或私愛

憎害公道咎必及身殃必及家如報國何勉之哉里中化之咸知敬畏以為矜式至元戊辰遊京師止春臺坊為寧壽堂以居所接皆天下士車騎日夕滿門若翰林承旨王鹿菴學士李野齋閻靜軒諸名公尤其密者也高德令聞一時人翕然傾之逾十年歸年八十一以疾終於正寢實二十七年庚寅六月六日也是歲九月十五日葬於州西高唐武城德化鄉之原配梁氏前卒至是祔焉梁氏汴之中年宦族淑婉備婦道秉內政嚴而

有法閫門幾二千指無敢違志生子五人履謙制授承務郎景監使好學廉於官守曰讓蚤世曰議從仕郎上都永盈倉監篤於孝悌以親老歸養不復仕曰天祥承務郎壽春府判官喜讀書以氣節頡頏公卿間名聲藉甚曰諶累官奉議大夫陜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所歷以政績聞男孫十七人曰守政守信守敬守諒僉憲也今為茶陵知州守忠守禮守榮守智守約守誠守道守恭守理守中由得平尉擢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

司照磨官守能守善守静女孫八人長適馬氏次吴氏次趙氏次韓氏皆盛族餘未行曽孫男女三十七人守中階其友員子嘉来言曩歲先人御史諶將勒石先祖墓道既謁翰林編修陳觀狀其行實乃曰其文須得濟南劉先生辭會按事雲南不幸以歿守中痛心疾首無置寢食先生不惜一援筆勞見惠則先祖為不朽而先人之遺恨為可以釋矣予嘗以朝命至恩時御史君為州判官悉其廉正因與交甚歘故請不可辭銘曰

蚩蚩者氓生則罕遂猗歟德人五福乃備其德維何孝敬是基所怙不天慘孰此遺叔兮我哀致樂則一我宗孔邇胡忍勿恤教子事君善富若雲傾我橐囊急爾溺焚見餒而食遇寒而衣折券發廩歲沴以濟才傑不伸假其翼飛名勝還來中情與依英華外煥非玉為寶無愧無怍康樂壽考子孫承承餘慶有光載銘麗石百世不忘

東臯超然子張君墓道銘

延祐二年秋八月十有九日東阜張超然直卿將葬其子仲以君善狀屬邑士王思哲夏克己來以壙銘請辭曰知先人者莫若公孤仲等敢泣血俟命余既哭嘆曰古人有言白頭如新傾蓋如故道賞音之難也始者直卿與余邂逅於濟南氣一語合是後於京師於繡江會益數交益密逮兹幾三十年矣或以其密也曰是殆有以相資耳嗚呼余之心直卿知之直卿之心余知之吾兩人之交天知之或者之謂為知乎為不知乎君已矣

可以不銘乎嗚呼余非斯人之銘而誰銘君諱真直卿其字也姓張氏自號超然子其先密人逮先考府君徙齊東家焉高祖考諱善曾祖考諱青皆力穡自晦考諱志端以克嗣先業致饒金季亂能保衆攘難鄉曲賴之後嘗以燕臺行省辟為濟南濵棣益都東平等路諸色人匠總管一日正衣冠危坐召君戒曰我張氏世以勤儉聞汝毋驕吝隳爾家言已而逝妣王氏兄諱正字正卿早世君為人神守明偉識度淵曠居常寡言君訥而

黒白之辨於中銖髪不遺讀書取實用不溺章句尤習司馬氏通鑑皆手録成帙闢館延師儒教諸子學雅嗜鼓琴時獨以古意自娯令東臯弦誦之風形於里閭君實倡之也其居産一以先訓從事雖益完美未始有滿溢色至其樂施予猶嗜欲然邑中營孔子廟君躍然起散轂資為多兼喜繕修凡規制皆已出故其居第峻整麗雅而初無夸詡意有樓馬扁曰超然因自號之其趣向可知已及疾諸子以醫藥進皆却之曰人生修短有

命吾之命已矣醫奚能為竟卒春秋六十以是歲九月
二十有五日葬於城東二十里伊氏莊之原先塋兆次
配王氏李氏子五人皆學問有立長即仲次陞尚服院
宣使次俊次倜次儼孫男二皆幼女三在室余唯君平
生正不茍合義不茍得挺然而特立無吝嗇侵凌之悔
無佞諛汙敗之辱死生之際弗懼弗惑噫斯亦難能矣
古之所謂富而好禮篤於信道其無所愧焉銘曰
毅正剛明其得也天樂天不憂其歸也全世所羨林胡

不永年跖壽顔夭於誰取焉麗牲有石我銘是鐫匪我辭溢惟君之賢

儒醫衛君墓道銘

吾鄉章丘有良醫焉曰衛君諱瓊字唐卿唐卿之父曰真字顯道顯道之父曰琛琛之父曰安安之父曰大用由大用而上又再世皆以醫相承有聲梁宋間在宋世嘗為翰林醫官大用於君為高祖屬宋靖康南遷避地來濟南居章丘之延安鎮曽祖樂周急金明昌間大疫

煮藥以濟危篤畏飯以哺貧餓賴以生全者甚衆祖爲人寛厚長者以儒醫稱父顯道資淳雅識慮通明尤邃於針刺且兼長諸家不專一能患家有以金銀首飾至者却而藥之著爲後法四世皆享年耆耋高祖妣裴氏曾祖妣李氏祖妣王氏妣高氏皆附葬延安君孝友尚氣義警悟軼倫自未冠醫經儒籍往往成誦謹交游如故國子助教智納齊淳安縣尹潘君美輩皆一時才傑日與之往返故其識益明而其學益富也章丘爲濟南

王分邑君之兄瑨仕王邸以醫章至元丙子瑨攜君入見王悅之俾侍側貳其兄醫君精壹恭慎藥及疾已以是眷遇日隆王之戚屬傅相而下尤所加重既久悵然自咎曰我兄弟二人誠荷王德如母養何兄固不可辭責在我矣遂謝歸而母氏明慧嚴內治先意承旨一無或違闢居第理園墅收羣書課諸子講肄慈愛熙熙然家道益盛俄遘疾卒實大德癸卯閏五月十有九日越三日殯於新塋之原壽年五十九先配馬氏次陳氏皆

前卒後配吳氏子五人克柔克敬克直克剛克簡克柔克剛前卒餘並以儒世其業女二適同鄉盛族孫氏翟氏男孫十三女孫四君殁之十有二年克敬持里儒傅澄所爲狀泣謂余曰令將舉先人及二母之殯合附塋域墓道當有銘敢再拜請惟衛氏以醫傳家逮君及其子蓋八世矣君之視疾切脉必詳投劑必審不求立捷駭俗弟務輔其氣俟其自復視不可爲雖酬以厚利無妄發也平居接賓親懇款疏達杯酒拳拳忘倦薦寵下

葦開發學者無不殫其誠嗚呼異時潘智兩君皆余之
信友而君於其間尤所致愛也葢嘗謂君才氣之稟諸
天者其所恢展輝赫不止於醫而竟不遂惜哉銘曰
惟醫之能與相並傳苟曰活人其理一焉觀彼良相功
利孔碩簪貂纓緌為羨為惜猗君之世世於業醫奕葉
相承葢惟善基善之孔昭繄後之侯逮兹八傳百世可
至儲休侈美鍾美於君君不其顯天道奚云源之不遏
顯不可必朂爾來者視此銘刻

厭次郭氏碣銘

郭氏之先世為淄川人後徙於棣州之厭次諱德禄者第金進士甲科更顯宦德禄生繼祖令朝列大夫濟南萊蕪等處鐵冶提舉田君用之之外祖也性冲澹遂於問學屬金季喪亂嘆曰我祖宗以來世以孝義安分為傳家之法矧罹兹艱難吾又何求耶乃韜戢聲耀以道自隱且老無子惟一女謂其妻賈氏曰吾世顧如此已矣吾誰託乃去而為浮屠居其邑之三學寺春秋七十

有三卒葬寺塋竇中統元年十二月十八日賈氏自始嫁至於終身甘苦緩急無失婦道以至元十四年三月一日終年九十九葬於厭次東四里守信鄉之原初繼祖與賈氏以其女賢淑欲為得佳壻故用之之父贅焉有甥五男子曰可賓可德可宜可道可久皆有禄仕六女可宜朝列君也曩在省臺與余有一日之雅令來請曰吾母名可宜泣涕言曰每當歲時薦享獨我祖禰無有郭姓一男子執杯水奠者吾痛之欲無生今汝曹被青紫

食禄蕃衍若是固汝田宗之慶實惟我郭氏出也而無
寧思所報耶第可刻一石置我母墓前使世知有郭氏
者且使汝曹子孫得以不忘吾志願畢矣可宜恐懼奔
走令礱石已具念所以大慰母心者吾子銘之實宜以
是敢請余惟古人有言天道與善人仁者必有後不易
之理也然四海之内百年之間察其家世陵替胄嗣泯
絶者殆不可勝紀矣必以善惡論之有如蔡中郎揚雄
鄧伯道之徒夫果不善歟由是言之盖其有幸有不幸

與夫理之不可盡者數存乎其間耳嗚呼郭氏之世其亦不幸者與余既悲郭氏之不幸又感用之之母之孝而用之克成其志也於是乎銘銘曰

善人之世顧乃息耶天道悠悠於誰質耶孝女孔悲惟疾其首婉兮娩兮何以慰母我銘於石偕美無窮孰謂女子而不亢宗

故山東轉運詳議魏公墓誌銘

公諱信字誠之姓魏氏世為章丘人父諱祥仕為山東

行省員外郎六子公其長也少端慤有志略年未冠卓然以家事自任員外郎君一不顧問既長通羣書尤精吏事歲癸丑濟南張侯聞其賢辟為濼鹽司判官尋改諸軍鄂囉府知事中統改元轉濟南路總管府知事三年李璮叛青州兵逼濟南張侯度不可禦率左右出迎王師有持兩端者止公勿行公叱之曰汝等將棄順從賊乎吾不忍為也獨舍其親族五百指不顧而去賊果據濟南三月天兵圍之時軍中廹須大帥盡倚張侯公

為悉力營辦無一闕乏賊平遷濵濼兩鹽司提舉至元元年以才望為山東東路廉訪府詳議官明年八月十三日以疾終於家享年五十子男六人皆有文行女五人始娶夫人張氏貞靜婉淑婦道克周先公卒實壬子歲八月三日也春秋三十有六有男五人長曰壁次曰珪曰璋曰雲翼曰有翼女二人再娶夫人王氏有男一人曰伯翼女三人伯翼生八日而公逝夫人鞠養幼孤勵節自守逮今垂三十年雖困苦益堅公平生持身有

方治家以嚴接昆弟親友敦而能愛居官莅事公而能
忠於予道尤盡青冠之據濟南也近郊丘塚多所殘毀
公泣謂張侯曰我父母殯實邇東郊得一速往視之公
之賜也侯遣兵護公以往至則二殯果已發矣公號慟
殞絶拾遺骸土中裹負徒跣夜走百餘里歸厝於祖塋
而還初母夫人王氏瘍發乳間潰苦劇甚公每吮而舐
之晝夜侍側衣不解帶者數月母竟以是終公哀毀幾
至滅性父先卒皆終喪三年其篤孝如此一日其仲子

珪告其外弟劉敏中曰吾父母尚異殯今倍直購地以廣祖塋為石室塋之左方卜以今年十二月癸酉合葬吾聞葬必有銘子於吾父甥也子盍銘而𡍼乃泣而銘之銘曰

昭乎其公龎乎其容移孝而忠無間始終何年之不遐而禄之不豐唯昌其子孫天理乃通有石斯穹有封斯崇兹唯公之宫祀以不窮

齊河縣尹李公墓銘

公諱忠姓李氏字直卿先世泰安長清人譜逸無所攷公生警悟儀觀雄偉既長涉經史善騎射以義氣自尚屬金季板蕩挺身操戈佐東平侯嚴武惠公壁青崖以活遺民天兵下河朔從武惠率所部詣大帥軍門帥承制加拜武惠行尚書省事僚屬從所辟署公署百夫長攝千夫長事武惠四出攻取公必從所向有功壬辰以勞授武節將軍齊河縣尹時兵後民極困弊公撫摩教育咸盡規制已而境内富安大治縣有小十四鄉亂中

陷於歷城公辨諸濟南遽歸之丁酉妖人李佛見扇黨
來攻禦諸月河之西公一矢斃其號都統范姓者賊潰
奔長清追及大敗之妖人以縛丙午改尹茌平尋又改
武城治皆有聲他縣民有訟於行省者必檄公決之才
用可知已武惠薨其子襲爵録舊人以公宜齊河民俾
再尹之至元七年庚午六月十有一日卒於齊河私第
之正寢享年八十有一比斂蠅不敢近咸謂公威嚴過
惡之應秋八月二十日葬於南一保和平鄉之新塋夫

人張氏次王氏皆先卒至是祔焉一子曰智王出也孫男二人女一人曾孫男二人女二人公之疾革也召家人謂之曰始吾未有子養子信實襲百夫長今異產當與智均毋俾我有私子之嫌又曰僮張輸力久其即民之言竟而逝子智才勇過人尤習國朝語中統二年代信為百夫長戍开明年平青寇第功居右尋攝千夫長從攻宋樊城渡江戰呂城焦山取常州所至先登凡擒將三人獲戰艦一宋平最功授忠顯校尉管軍總把戍

平江至元十三年五月一日卒於軍春秋三十有九其年十二月十有二日歸葬於先公兆次娶周氏生男二曰榮祖顯祖女一以適劉洎榮祖有英概襲父官既而以養母遜其位於弟之子實娶朱氏一子曰秀二女顯祖娶胡氏一子實也周氏既寡雖免喪如初喪以為常鞠二子慈而嚴事其姑至九十承順無一日怠喪祭亦如之有司聞上命下以節婦旌其門一日戒二子曰吾益老獨念汝祖勲德日遠日忘亟宜勒石墓道汝父固

當得附書使子孫繼繼有所依循我瞑目無憾矣榮祖
恐懼持濟南智文勗所為狀來謁文余觀齊河公以孤特
乘時起家其事業既表表可紀其子復能以忠烈繼之
刲婦以貞節顯而孫以孝讓稱嗚呼公之所以貽後者
遠矣乃備書而為之銘銘曰
行制於義義蓄其氣全性之天桓桓其武奮彼戎旅從
時之權禍亂既息務惟寧謐百里是專鄙化頑革民樂
公德載歌載弦爰及於嗣克繼其志聲烈蔚然惟節惟

譲邑里之望源浚乃川刻辭表墓以永芳譽識者監旃

中菴集卷二十